

中華大典



宋文學部三

主編：李文澤

目次

總論

文髓

古文關鍵

觀瀾文選

妙絕古今

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

江西宗派詩集

宋百家詩選

五家宮詞

十家宮詞

二家宮詞

樂府雅詞

聲畫集

體類

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

秦七黃九

黃陳

晁張

元祐體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作家

二陳

江西詩派

三洪四洪

二林

三僧

二謝

二潘

南渡四大家

潘大臨

趙子櫟

趙令時

吳則禮

范致虛

司馬標

葛次仲

張叔夜

林敏功

李朴

江端禮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四一

洪朋

韓粹彥

陳脩

蘇庠

晁冲之

饒節

蔡居厚

方勺

江端友

江暉

蔡薺

陳汝錫

胡直孺

寇國寶

李元亮

慕容彥逢

周行己

韓嘉彥

釋慈受

謝克家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七五

吳 玠	任 諒	邢居實	陳 旻	莊 綽	張 閣	楊 符	黃葆光	劉安節	劉安上	林敏修	王仲薏	李 彭	釋 誠 船子和尙	王直方	曹 組	汪 革	釋祖可	張圖南	李 錞	林 邁	江公望	許安仁	趙鼎臣	許 氏	孫 緯	釋善權
.....																										
九 九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六	一一八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二五
江端本	晁貫之	高 荷	劉 棠	朱 諤	許大方	柴 援	徐處仁	呂好問	鮑 由	白時中	方元修	釋可遵	翁彥約	釋悟清	何頡之	劉師川	釋冲邈	趙良嗣	高茂華	徐 伸	王 鉉	洪 芻	范 寥	蘇 迨	潘 兌	程 振
.....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七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〇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四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五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八	一四一	一四四	一四四	一四五	一四五	一四六
范 溫	唐 庚	折彥質	廖 剛	晏敦復	洪 炎	呂頤浩	夏 倪	羅從彥	尹 焞	米友仁	蘇 過	葛勝仲	孫 近	許景衡	曾 紆	汪 莘	許 翰	蔡 佃	譚世勳	謝 邁	王 賞	胡安國	王 綯	徐 清	徐 俯	
.....																										
一四七	一四八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五	一六六	一七四	一七八	一八二	一八三	一九〇	一九四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八	一九九	二〇〇	二〇一	二〇一	二〇四	二〇五	二〇七	二〇八	二〇九

孫發	……	二一四
張繼先	……	二一五
王安中	……	二一六
翟汝文	……	二二一
余安行	……	二二四
李持正	……	二二五
李良臣	……	二二五
朱敦復	……	二二五
方彥蒙	……	二二五
何掄	……	二二五
田爲	……	二二六
何蓬	……	二二六
盧襄	……	二二七
毛友	……	二二七
葉夢得	……	二二八
楊甲	……	二二八
孫傳	……	二三八
章誼	……	二三九
程俱	……	二四〇
胡交修	……	二四二
蘇元老	……	二四四
李光	……	二四四
劉錡	……	二四八
劉珏	……	二五〇
劉一止	……	二五二
李邦彥	……	二五四
黃次山	……	二五五

李祁	……	二五六
左譽	……	二五六
王黼	……	二五七
汪藻	……	二五八
秦湛	……	二六九
席益	……	二七〇
郭子稍	……	二七一
關注	……	二七一
梅執禮	……	二七二
翁彥深	……	二七三
馬擴	……	二七四
黃伯思	……	二七四
耿延禧	……	二七五
石忬	……	二七六
富直柔	……	二七六
王庭珪	……	二七七
姜仲謙	……	二八四
李彌大	……	二八四
許顗	……	二八五
秦少游女	……	二八六
王宋	……	二八七
方允迪	……	二八七
何兌	……	二八七
強黻	……	二八八
韓駒	……	二八八
政黃牛	……	二九五
王蕃	……	二九五

林勳	……	二九六
孫偉	……	二九六
翁挺	……	二九七
孫麟	……	二九八
江漢	……	二九八
季陵	……	二九八
王庭秀	……	二九九
譚知柔	……	二九九
孫覲	……	三〇〇
王蘋	……	三〇七
李正民	……	三〇九
朱敦儒	……	三一〇
陳克	……	三一四
周紫芝	……	三一六
王庶	……	三二〇
胡份	……	三二一
趙佖	宋徽宗	三二二
方諤	……	三二八
侯彭老	……	三二八
李璆	……	三二八
朱勝非	……	三二九
張綱	……	三三〇
胡舜陟	……	三三三
李綱	……	三三四
黃龜年	……	三四二
胡致隆	……	三四三
劉寧止	……	三四三

李植	耿仙芝	龔況	李邴	釋法具	趙鼎	傅崧卿	葉廷珪	范季隨	滕康	舒清國	蔣璨	朱淑真	王似	朱弁	蔡條	郭印	李處權	陳淵	沈晦	胡世將	李清照	曾幾	張守	呂本中	釋顯萬	綦崇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三〇	四三〇	四二九	四二六	四二六	四二一	四二〇	四一八	四一八	四一七	四一七	四一六	四〇四	四〇四	四〇一	四〇〇	四〇〇	三九八	三九六	三九五	三九四	三七〇	三六二	三五九	三四八	三四七	三四四
鄭剛中	蔡伸	洪皓	劉岑	喻汝礪	王居正	吳郭	王洋	程瑀	邵溥	倪濤	李椿年	張擴	吳沆	王雲	王以寧	沈與求	劉才邵	連南夫	胡憲	陳東	顏博文	楊邦乂	劉觀	趙子崧	向子諲	吳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六八	四六七	四六四	四六三	四六二	四六一	四六〇	四五九	四五七	四五七	四五六	四五四	四五四	四五三	四五二	四五一	四四八	四四六	四四六	四四四	四三九	四三八	四三七	四三七	四三六	四三一	四三〇
何得之	徐度	崔木	王昂	宋之才	洪興祖	秦檜	常同	胡理	張澈	馮檣	康執權	康與之	董穎	吳民載	無名氏	陳與義	莫將	李長民	錢觀復	何棨	吳敏	徐林	李彌遜	傅察	林季仲	高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二九	五二九	五二九	五二八	五二八	五二六	五二三	五二二	五二一	五二〇	五二〇	五一九	五一五	五一五	五一五	五一四	四八四	四八四	四八三	四八三	四八二	四八〇	四七九	四七七	四七五	四七四	四七二

陳 桷		五二九
吳 億		五三〇
蘇 符		五三〇
計有功		五三一
陳用中		五三二
歐陽澈		五三二
蘇 籀		五三五
曲 端		五三六
鄧 肅		五三七
梁觀國		五四〇
張元幹		五四一
張致遠		五四六
喻 樗		五四七
張九成		五四七
孔 傳		五五一
宋齊愈		五五一
辛次膺		五五二
李若水		五五三
李 侗		五五六
王之道		五五七
徐林妹		五五九
潘良貴		五五九
楊 椿		五六二
熊彥詩		五六三
張 戒		五六四
周執羔		五六五
吳元美		五六六

唐 煒		五六七
金安節		五六七
張 邵		五六八
張 嶠		五七〇
董德元		五七一
黃 中		五七二
邵 博		五七四
楊 芾		五七五
朱 松		五七六
謝 伋		五八〇
張 浚		五八一
朱 翌		五八七
陳 棣		五九〇
楊無咎		五九一
曹 勛		五九二
范宗尹		五九四
胡 寅		五九六
宋汝爲		五九九
周 葵		六〇〇
王 葆		六〇二
胡閱休		六〇三
尹 檣		六〇三
廉 布		六〇四
王 灼		六〇五
向 滂		六〇六
越 娘		六〇七
曾 槩		六〇七

陳之茂		六〇八
朱 棹		六〇九
李 衡		六〇九
毛國英		六一〇
俞處俊		六一〇
陳剛中		六一〇
王 夔		六一一
孫道綯		六一二
何大圭		六一二
徐 存		六一三
趙 恒		六一三
嚴 瑀		六一四
劉子翬		六一五
馮時行		六一八
方 滋		六一九
任盡言		六二一
蘇 籍		六二一
胡 銓		六二二
范 浚		六二八
陳 棠		六三〇
晁公武		六三〇
張表臣		六三一
王之望		六三二
呂廣問		六三四
李 迎		六三五
岳 飛		六三六
鄭 樵		六三九

曾惇	………	六四〇	何安宅	………	六八〇	陸維之	………	七一〇
吳芾	………	六四一	劉度	………	六八〇	袁去華	………	七一一
葉黯	………	六四三	吳曾	………	六八一	章淵	………	七一一
黃徹	………	六四三	仲并	………	六八二	王柅	………	七一一
程敦厚	………	六四五	虞允文	………	六八三	任淵	………	七一二
姚寬	………	六四七	黃世永	………	六八七	倪稱	………	七一二
陳誠之	………	六四八	葉祖義	………	六八七	傅自得	………	七一二
沈作喆	………	六四九	張行成	………	六八八	李奕	………	七二四
湯思退	………	六五〇	徐知常	………	六八八	魏揆之	………	七二四
胡宏	………	六五一	呂願中	………	六八八	王曦	………	七二五
史浩	………	六五三	崔球	………	六八九	袁文	………	七二六
趙構 宋高宗	………	六五六	王十朋	………	六八九	葉謙亨	………	七二六
葛立方	………	六六〇	衛博	………	六九五	葛郊	………	七二六
唐文若	………	六六四	李椿	………	六九五	許左之	………	七二七
胡清	………	六六五	林之奇	………	六九六	李浩	………	七二七
陳長方	………	六六五	胡仔	………	六九七	龐謙孺	………	七二八
方彞	………	六六六	曾協	………	六九八	龔尹	………	七二九
李石	………	六六七	釋昭默	………	七〇〇	洪适	………	七二九
晁公遡	………	六六九	陳俊卿	………	七〇〇	程揆	………	七二二
陳巖肖	………	六七〇	林光朝	………	七〇二	王逯	………	七二三
曾覲	………	六七一	芮燁	………	七〇五	李繫	………	七二四
毛幵	………	六七三	陳知柔	………	七〇六	趙逵	………	七二五
張敦頤	………	六七五	張敦實	………	七〇七	韓元吉	………	七二六
鄭子覃	………	六七五	劉鎮	………	七〇七	曾敏行	………	七二九
黃公度	………	六七五	任續	………	七〇八	汪應辰	………	七三一
釋惟茂	………	六七九	李庚	………	七〇八	趙善括	………	七三四
汪澈	………	六七九	李燾	………	七〇九	周麟之	………	七三五

喻良能	……	七三六
鄧深	……	七三七
洪遵	……	七三八
童敏德	……	七三九
史堯弼	……	七四〇
汪大猷	……	七四一
陳從古	……	七四二
員興宗	……	七四三
魏杞	……	七四五
楊愿	……	七四六
龔茂良	……	七四七
謝諤	……	七四八
鄭丙	……	七五〇
趙彥端	……	七五一
芮燁	……	七五二
左某	……	七五三
曹冠	……	七五三
程大昌	……	七五四
洪邁	……	七五六
李呂	……	七六四
曾逮	……	七六五
李流謙	……	七六六
謝源	……	七六七
施師點	……	七六七
王廉清	……	七六八
黃鈞	……	七六八
甄龍友	……	七六九

姚述堯	……	七六九
耿時舉	……	七七〇
吳儼	……	七七一
陸游	……	七七三
姜特立	……	七七七
周必正	……	八七九
王佐	……	八七九
郭章	……	八八〇
周必大	……	八八一
周煇	……	八九〇
史伯彊	……	八九一
徐夢莘	……	八九二
徐端卿	……	八九二
歐陽鈇	……	八九二
陸淞	……	八九四
葛邲	……	八九五
郭明復	……	八九五
蜀娼	……	八九五
陸游妾	……	八九六
李洪	……	八九六
程迥	……	八九七
胡惠齋	……	八九八
吳淑姬	……	八九八
楊輔世	……	八九九
熊克	……	八九九
范成大	……	九〇一
何耕	……	九二三

趙 宵宋孝宗	……	九二五
楊萬里	……	九三〇
尤袤	……	九五九
鄭伯熊	……	九七一
陳 騭	……	九七三
陳居仁	……	九七五
高文虎	……	九七七
趙 雄	……	九七八
曾季狸	……	九七九
石孝友	……	九八一
朱 熹	……	九八三
張 掄	……	一〇五八
林 桷	……	一〇五九
戴 敏	……	一〇六〇
何 異	……	一〇六一
倪 樸	……	一〇六二
趙子覺	……	一〇六四
林 外	……	一〇六四
耿 秉	……	一〇六五
袁 樞	……	一〇六六
呂 開	……	一〇六七
王 琮	……	一〇六七
黃 銖	……	一〇六八
劉應時	……	一〇七〇
沈 瀛	……	一〇七一
鄭伯英	……	一〇七二
鄭 聞	……	一〇七四

范端臣	……	一〇七四	王自中	……	一一二三	周孚	……	一一五九
蕭德藻	……	一〇七五	劉清之	……	一一二四	陸九齡	……	一一六一
張孝祥	……	一〇七九	李處全	……	一一二九	唐仲友	……	一一六三
沈端節	……	一〇九二	薛季宣	……	一一三〇	李舜臣	……	一一六七
張績	……	一〇九四	許及之	……	一一三三	梁安世	……	一一六八
張枋	……	一〇九五	傅大詢	……	一一三五	林亦之	……	一一六九
陳造	……	一一〇九	釋善珍	……	一一三五	羅願	……	一一七一
張抑	……	一一一一	王質	……	一一三六	舒璘	……	一一七七
黃灝	……	一一一二	蔡元定	……	一一四〇	顧禧	……	一一八一
羅頌	……	一一一三	程洵	……	一一四三	徐似道	……	一一八二
趙公豫	……	一一一四	丘密	……	一一四六	廖行之	……	一一八四
劉德秀	……	一一一五	桑世昌	……	一一四八	王信	……	一一八七
吳鎰	……	一一一六	王明清	……	一一四九	王炎	……	一一八八
楊方	……	一一一七	陳三聘	……	一一五四	陳傅良	……	一一九二
張良臣	……	一一一九	徐得之	……	一一五五	樓鑰	……	一二〇五
趙彥衛	……	一一二〇	孫逢吉	……	一一五六	章甫	……	一二一一
崔敦禮	……	一一二一	虞儔	……	一一五八	舒邦佐	……	一二一二

總論

劉鑒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疏

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眞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鑒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聚，哀括其類，豫爲義說，左右逢之。纔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略】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以詩賦，或取以經義，無異道也。【略】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于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治。

《國朝諸臣奏議》卷七九彭汝礪論上舍當罷糊名之法奏 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官以行能爲差，雖未如古，蓋亦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謹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以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學校不循科學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

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托於義理之學，文不足患也。所慮者，其實未應而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四呂大防《呂公著神道碑》 自熙寧四年，始改科舉，罷詞賦等，用王安石經義以取士，又以釋氏之說解聖人之經。學者既不博觀群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或竊誦他人已成之書，寫之以干進。由此科舉益輕，而文詞之官漸艱其選。先帝以《答高麗書》不稱旨，故當時以爲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乃于經義之外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莊之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佛書爲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不得專用王氏。

毛滂《上蘇內翰書》 熙寧間作新斯文，而丞相以經術文章爲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學，灝灝乎其猶海也。其執經下座，握衣受業者，如百川歸之海，於是百家之言，陳弊腐爛，學士大夫見必嘔而唾之。嗚呼，一旦取覆醬瓿矣。當時歷金門，上玉堂，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者，一出王氏之學而已。先生以爲彼眞有以知王氏乎？其心誠樂其所學而好之乎？不二十年間，天子出丞相不用也，其議論益彫落，而文亦就弊矣。主上新即位，諸公以耆舊得召，合於朝廷間，其老儒宿學，平日宛舌同聲而湮鬱不快者，一旦開其約結，順風而疾呼，應者蓋已如響，而王氏之學又將覆醬瓿矣。

《藏海詩話》 何韻嘗見陳無己，李廌嘗見東坡，二人文字所以過人。若崔德符、陳叔易，恐無師法也。

唐庚《上蔡司空書》 竊觀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

《鐵圍山叢談》卷六 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成，俄則盛尹章事向忻，宋八座昇事王仍，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呼師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爲好

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梁師成啓事章，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爲王爺。又有劉軻者，自小官在童貫幕，始終與之盡力，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索軻入金營，既兩宮將播遷，軻聞之，又知金欲用軻，遂自經死，獨能以忠節蓋前愆矣。

李正民《與祝師龍書》 宋興，巨儒碩學之流，彬彬繼出，述作之盛，布在天下。至今觀之，家誦而人習之者，歐、王、蘇、黃四家而已。前輩之文行于世者已少，況其小小者耶！自朝廷以經術取士，有司以王氏之說爲權衡，學者靡然從之。比使諸儒各出其門，則向之隱而未見者，亦已出矣。試取而讀之，亦無甚異，豈非聖人之意大略不異于此歟。又觀唐之詩人，各以所長自鳴一時，近世之士，喜廣己而造大，凡有賦咏，則長篇短韵，欲與李、杜爭衡矣，此所以不能立名于天下也。

張嶠《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爲右。士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失于頽靡不振，不能上下古今爲深博。好文之士頗或病之。其後有司因循故習以取士，其弊滋甚。

張九成《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乎！

《韻語陽秋》卷五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筆）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爲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耻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

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又卷一二 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幾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禮》、《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學，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陸游《江湖長翁集敘》 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愧，可謂盛矣。

《容齋三筆》卷一〇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敕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誠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誥，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

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

又卷一四 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涑泉日記》卷中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史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幵，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魏了翁《答羅制幹愚書》 士之擯于熙、豐，死于熙、豐，變于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于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小者？趙太社丈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果行。

又丙編卷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可尙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扶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

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劉克莊《謝傅侍郎舉著述啟》 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歐後橫流，則出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爲尖新。

又《跋某人詩卷》 元祐賦律古，熙寧經義新。請君忙改藝，詩好誤終身。**《齊東野語》卷一六**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績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

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 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

劉將孫《王荆公詩序》 洛學盛行，而歐、蘇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詩幾不復傳。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聲者，往往可嘆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韓駒《送宣黃宰任滿赴調》 方回評：大抵宣、政間忌蘇、黃之學，王初寮陰學東坡文，子蒼諸人皆陰學山谷詩耳。

《誠齋詩話》 本朝制誥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甚。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已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書史所稱何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翦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愧無

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其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遜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士，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謝偃《四六談塵》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倣之）。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粗，成段時文。然今日太細膩，流於委靡。」

又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書上」，此換字法也。」

葉適《謝景思集序》 崇、觀後文字敗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詞，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浮溪集》六十卷。【略】四六偶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略】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 國朝自熙寧之間，黃茅白草，幾遍天下，率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怪，名曰時文。王氏作之於前，呂氏述之於後，雖當時能文之士，亦靡然不變也。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之破碎，讀公之文，如駕千里之駒，而御以王良、造父之手，豪縱奮逸，而疾徐中節。人以爲是文也，雄渾瓌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爲正論。元祐文章所以一新者，非蘇子之功而誰功？故山谷之文奇而工，淮海之文直而婉，文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騷，無己之文簡而肅，數君子皆履

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好詞詆人物者，謂歐陽子《醉翁亭記》未免有賦體之累，不知公之此記特戲筆耳，蓋不自以爲奇也。又謂蘇子新書麗句，未免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諷，特陶情耳，初不害其爲文也。要之，論二公者，當以救時行道爲高，立節著名爲尙，而平居游戲之筆，適意賦詠之詞，蓋不足爲公累。吾觀歐公，方其司文衡也，痛革「天地輒，萬物茁」之病，其爲翰苑也，托諷於祓除祈祝之辭，其有裨於風教也不少。蘇公《買燈》等疏，力論當時之弊，隱然有一唱三嘆之音，《書溫公神道碑》，首言西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以其胸中有天下之體，可以超宇宙，排海岱，其自立氣節也爲如何。噫，此歐、蘇之學所以絕唱古今也。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崔鶯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陵陽先生室中語》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

《避暑錄話》卷下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修勅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

《紫微詩話》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衆人求生西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又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瞻，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余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貨夜窗三十刻，胡牀跌坐究幡風。」

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至元祐間，內相蘇公之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

更相酬唱，自爲表裏，于是詩人踴躍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爲過焉。後生晚輩聞其風而悅之，在方冊間願見古人而不得者。

《墨莊漫錄》卷六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殫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邊陂田竹邊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鵬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韉，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疏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整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幕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恕《春晚》云：「花瘦煙癯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饒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灑灑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柏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塗中》云：「疏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上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卻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孫觀《與曾端伯書》 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大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

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嶠家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略】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荆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乎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中，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而至之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概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愜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罵爲辱。【略】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龍、米元暉殆是杜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龍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尙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觀林詩話》 贈人詩多用同姓事，如東坡《贈鄭戶曹》云：「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又《贈蔡子華》云：「莫尋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爲肥背。」涪翁和東坡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陳無己《贈何郎中》云：「已度城陰先得句，不應從俗未忘葦。」唯徐師川《贈張仁》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尤爲工也。又半山《與劉發》詩云：「何妨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公見異書。」則又用彼我兩姓事。

《五總志》 山谷老人自卅角能詩，【略】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左。以余觀之，大似雲門盛於吳，臨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臨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

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韻語陽秋》卷一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粗，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

王庭珪《跋劉伯山詩》 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絕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咸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

陸游《跋雲丘詩集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長吉，宋文安之于凌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東都秘演，蘇翰林之于西湖道潛，徐師川之于廬山祖可，蓋不可殫記。潛可得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爲病，餘則徒得所附托，故聞後世，非能巋然自傳也。予觀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不遇呂居仁、蘇養直、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亦決不泯沒。

洪邁《眉山王公玉臺集序》〔西蜀〕自司馬長卿倡其華腴，名薄穹壤，王子淵、揚子雲繼之，敲鑪河漢之辭，英焰彌萬丈不止也。浸尋晉唐，來者如驚。極而至乎東坡公，前無古人，于是衆作訖熄。一時高第，張、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升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戶。

《容齋四筆》卷一四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

《清波別志》卷上 乾道間，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人之于雅頌，荐郊廟、歌勳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周必大《跋撫州鄔處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於本朝，由是詩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幼槃兄弟及饒德操、汪信民，皆傑然拔出于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爲盛事。其後儒冠則曾季羈裘父，釋氏則文惠大師惠嚴，道士則黎道華師侯，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

楊萬里《讀笠澤叢書三絕》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

味誰同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又《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略】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

《誠齋詩話》 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盡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簾》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

《環溪詩話》卷下 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又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崢嶸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又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咏，不于人物之盛，而於其生。我朝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於神宗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